

文化展演

大甲鎮瀾宮媽祖遶境之宗教文化展演

作者：簡培賢

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研究動機

臺灣的媽祖信仰十分興盛，素有「三月尚媽祖」之稱。在臺灣的民間信仰中，媽祖或許是最具代表性的神祇，儘管以原初的信仰而言，媽祖是海的守護神，是漁民、海上經商者、沿海地帶居民所奉祀，但媽祖信仰發展至今，除了這些以海維生的信徒之外，媽祖信仰也深入民間，一般民眾儘管未必靠海維生，但媽祖被敕封與天后之姿，使得原來的海上女神，不僅僅是海上女神，而是能庇佑天下百姓。

媽祖信仰的盛行，表現在其宗教活動上，而其中最令人耳熟能詳的就是台灣各地媽祖廟的媽祖遶境活動。在台灣各地媽祖廟的遶境活動中，又以台中市的大甲鎮瀾宮媽祖遶境活動最富盛名。

大甲鎮瀾宮媽祖遶境幾乎已經是台灣三月尚媽祖的具體實踐，遶境的規模、參與的信徒之多、涵蓋的區域之廣，都具有相當的特色，其遶境的盛況更有一種說法：「大甲媽祖遶境是世界三大宗教盛會之一，另外兩個則是天主教的梵蒂岡耶誕彌撒以及伊斯蘭教的麥加朝聖。」，而在遶境過程中的隊伍所扮演的角色、特定的活動等，都並不一定在其他宗教遶境活動中可以看得見，因此受到眾人矚目的大甲媽祖遶境活動，確實有其特殊性。

筆者長此以往由媒體報導中認識了大甲媽祖的遶境活動，媒體的大量報導成為了筆者初步認識此活動的管道，加以世界三大宗教盛會的盛名，也讓筆者對此活動感到好奇，對於每年台灣能夠有如此多的群眾能夠參加這盛大的活動，筆者更是未能明白，究竟是何魅力能夠吸引如此多的群眾參加大甲媽祖遶境。而近年來，公部門更以「文化旅遊」為號召，台灣各地的宗教活動更被視為是文化旅遊的重點之一，大甲媽祖遶境自然無法外於其中。究竟一個原本並非媽祖信仰的信徒，能否被依宗教活動所吸引前來做為一文化旅遊的目的，也讓筆者感到好奇。筆者在帶著以上好奇心的情況下，於 2012 年壬辰年媽祖遶境親自前往參與了一天，體驗大甲媽祖遶境的實況，當天的所見所聞以及體驗，便成本文的田野實察基礎，筆者也根據坊間開始推出針對大甲媽祖遶境出版的旅遊書籍為本，針對大甲鎮瀾宮媽祖遶境活動的內容、過程作一初步探究。

第二節：研究目的

本文從文化展演的角度針對大甲鎮瀾宮媽祖遶境活動作概述性的描述，並以文獻蒐集整理、實地田野調查之結果，說明下列觀點：

一、大甲鎮瀾宮媽祖遶境活動的文化展演形式。包含大甲鎮瀾宮遶境的歷史沿革、遶境活動的儀式典禮、遶境隊伍的組成.....等。

二、大甲鎮瀾宮媽祖遶境的文化觀光凝視。如何參與大甲媽祖遶境、參與遶境必須注意哪些事項、參與者透過遶境活動與活動本身的互動過程、與其他參與者的互動過程。

三、大甲鎮瀾宮媽祖遶境對於參與者的影響。

第二章：大甲鎮瀾宮媽祖遶境的歷史沿革

第一節：大甲鎮瀾宮的歷史沿革

大甲鎮瀾宮的歷史可以追溯至清雍正 8 年(西元 1730 年)，當時有位來自中國福建省莆田的居民林永興，他自福建湄洲媽祖廟恭請媽祖神像隨船一同來台灣，林永興渡台後便定居大甲，而隨之來台的湄洲媽祖便在此生了根。後來香火逐漸興盛起來，地方人士也在徵求林永興同意後，於雍正 10 年(西元 1732 年)為媽祖興建一座小祠。(何韋毅，2011)。



圖 01 · 大甲鎮瀾宮今貌

鎮瀾宮與台灣許多媽祖廟有類似的廟名。鎮瀾宮在乾隆 35 年(西元 1770 年)將原來的小祠取名為「天后宮」，而後才取其「鎮海安瀾」的意思定名為鎮瀾宮。根據大甲鎮瀾宮沿革誌的記錄，這段歷史是因為民國 77 年鎮瀾宮改建時，在鎮瀾宮北側挖出一塊刻有「天后宮界石碑」的石碑才得以還原。

現今的鎮瀾宮建築已經是民國 77 年所改建的建築，儘管建築較新，但仍留下一些歷史悠久的文物。其中，以牌匾部分較為特殊。乾隆 51 年(西元 1786 年)台中大里地區林爽文起兵抗清，規模擴及全台灣，清廷派福康安來台平亂，而據傳福康安來台後祈求媽祖庇佑，始能安全渡過台灣海峽黑水溝，並順利平定林爽文事件，福康安返京之後將平亂過程奏明乾隆皇帝，乾隆皇帝遂於乾隆 53 年(西元 1788 年)敕賜御筆「佑濟昭靈」牌匾，這也是大甲鎮瀾宮現存歷史悠久的歷史文物之一。

而存於大甲鎮瀾宮另一塊較為特別的牌匾，則為光緒年間福建巡撫岑毓英，駐台督辦大甲溪橋樑的修建工程時，載運器材來台卻遭遇颱風，後來祈求媽祖保佑才能平安抵達台灣，清光緒 8 年(西元 1882 年)，岑毓英奏請光緒皇帝，光緒皇帝遂賜「與天同功」匾。(何韋毅，2011)

第二節：大甲媽祖遶境的演變

過去的大甲媽祖遶境，據說只是規模數十人的隊伍，如同許多地方性廟宇的祭祀遶境活動，並沒有太多的外力支援資助，而現今的遶境不僅吸引了來自各地信徒在每年的三月份前往共襄盛舉，沿途更發展出許多特殊的儀式或是迎駕的陣仗，甚至還有許多提供餐點、飲水的補給站，這些內容有些或許與遶境本身的宗教意涵無關，但都豐富了這場遶境活動的內容。而大甲媽祖遶境的歷史演進除了規模的大小之分外，其遶境的路線、時間也有所不同，其中遶境的路線變化最大，以下茲就大甲媽祖遶境的目的地作為分類並分述之。

一、湄洲進香時期

在清代這段時間的遶境活動，據大甲地區耆老的口述，並沒有像今天常態性的遶境，而是不定期或每十二年一次赴大陸湄洲進香。(黃敦厚·洪瑩發，2008)而進香活動大至上由郊行負責，也就是跟隨著兩岸貿易的商船前往，並非專責前往。

如此赴湄洲進香的活動，被稱為「回祖廟」，而當時的回祖廟並非向現在每年的遶境一樣頻繁，主要的原因是因為當時的海上航行技術不是相當成熟，要橫渡台灣海峽並非是簡單的事情，因此每次橫渡台灣海峽前往湄洲謁祖進香幾乎是一場冒險，加上渡海所費不貲，住民常常得等待豐收，農作物能有好收成，賺取較好的收入才能攢夠盤纏，故皆需等上個十二年或更長的時間才能舉行一次。(何韋毅，2011)。

二、北港朝天宮時期

上述的回祖廟謁祖活動從創廟時便已經開始，然而這樣的傳統在日治時期卻因故停止，原因是日本政府為了嚴禁兩岸的相互往來，因而實施了海禁。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大甲一帶沿海地區的許多港口的淤積，如此一來，「回祖廟」的活動於是宣告停止而作罷。

在當時，位於北港的朝天宮已經是全台灣頗富盛名的媽祖廟，在今日看來，有許多信徒更相信北港朝天宮是台灣最大的媽祖廟。在日治時期，台灣各地有許多媽祖廟都會定期前往北港朝天宮進香，因此香火非常鼎盛，而鎮瀾宮因為無法回湄洲祖廟謁祖，當時大甲地區有部分牛販會至北港牛墟進行商業交易，因此在這些牛販居中帶路，因緣際會下，開啟了前往北港朝天宮的路程。(何韋毅，2011)

而後因為二次世界大戰戰事的發生，以及日本政府在台灣推行皇民化運動，前往北港朝天宮進香的活動也因而暫停舉行。戰後情勢穩定，開始恢復舉辦，復辦初期，全程跟隨的人數也不過一百餘人，只有到北港參加祝壽大典時，大甲地區的民眾才會搭乘各樣交通工具前往參加。自此開始年年辦理，人數也逐漸增加，陣容逐年擴大，參與的層面愈來愈廣，人員也不侷限在大甲，到了民國 76 年最後一次至北港朝天宮進香，已有十餘萬人參與進香。(黃敦厚·洪瑩發，2008)

三、新港奉天宮時期

前往朝天宮進香的活動至民國 76 年有了新的爭議。民國 76 年恰為媽祖昇天一千年，鎮瀾宮為適逢其會，決定再回一趟湄洲祖廟，並自湄洲祖廟迎回湄洲媽祖以及媽祖父母親神像各一尊，更與湄洲祖廟締結友誼關係，此舉將與祖廟中斷一陣子的香火再次的延續了起來，這樣的行動應當是為了確立大甲媽祖是由湄洲祖廟分靈的正統地位。回湄洲媽祖祖廟的宗教行動，在各地媽祖廟屢見不鮮，如宜蘭南方澳的南天宮早年來更是突破兩岸的政治僵局，採取不途經第三地的直航方式前往湄洲祖廟，造成轟動，這些舉動除了宣示湄洲分靈的正統以外，還有博取版面，爭取知名度的絃外之音。

回湄洲謁祖的舉動，使得鎮瀾宮確立大甲媽祖是由湄洲祖廟分靈的正統地位，因此希望將繞境的名稱由「大甲天上聖母往北港進香」改為「大甲天上聖母繞境進香」，澄清社會對於進香活動有「大甲媽祖回娘家」的想法。鎮瀾宮方面對於大甲媽祖回娘家的詞彙也有疑慮，於是發文給北港朝天宮，希望由朝天宮對外聲明「大甲媽祖並非由北港分靈」，但朝天宮方面卻認為是否由北港分靈應由學者考據。在此同時，由北港朝天宮分靈出去的新港奉天宮也前往大甲，歡迎大甲鎮瀾宮前往新港奉天宮繞境進香，鎮瀾宮方面便毅然將繞境目的地由北港朝天宮改至一溪之隔的新港奉天宮。(黃敦厚·洪瑩發，2008)

民國 76 年回湄洲祖廟行動受到各界矚目，媒體報導也相當熱烈，使得大甲鎮瀾宮方面感受到了媒體宣傳的力量，因此自民國 77 年改至新港奉天宮繞境後，便開始邀請媒體採訪，爭取知名度，甚至作實況的轉播，使得大甲媽祖繞境的知名度更勝以往。

第三章：大甲媽祖繞境的宗教文化展演形式

第一節：繞境的準備工作

一、筊筓典禮

在每年的元宵節大甲鎮瀾宮都會舉行筊筓典禮，筊筓典禮主要是由鎮瀾宮董事長向媽祖擲筊，請示當年繞境的出發日期及時間。請示的方式通常由農曆 3 月 1 日開始問起，在問得確定的日期後，鎮瀾宮會做出紅色的告示，放治在大殿的香爐旁，公告信眾週知。



圖 02 · 筊筓典禮

筊筓典禮在文化展演意義上，除了擲筊問日期的儀式之外，尚有一個可看之處，那便是點燈儀式。在鎮瀾宮正殿上方有一盞油燈，這盞油燈是象徵媽祖元神的元神燈，長年以來為免停電影響，仍然保持以油燈形式點燃，始燈火延續不熄，元宵節當天傍晚，廟方會請出參與繞境的神像，然後降下大殿上的元神燈，並用火炬將元神燈的燈火引至廟埕前的燭台，象徵當年的繞境準備工作正式開始，此是為點燈儀式。

而一般民眾在此階段可以參與的部分，則是當燈火引燃至燭台後，信途可以持燭火接引燭台的元神燈火，將象徵媽祖元神的燈火引回家供奉。對於廟方而言，這可能是神聖儀式的一部分，但對於社區居民或是觀光客而言，這樣的過程已經是一種文化展演了。

二、豎旗典禮

豎旗典禮是將一面名為「頭旗」的旗幟置於大殿，豎頭旗的用意主要在詔告神明，祈請神明指派天兵天將在繞境時隨行護衛，同時也告訴信徒繞境進香的日子不遠矣。而豎頭旗的時間點通常選在農曆 2 月 19 日的子時，這天也是觀世音

菩薩誕辰，廟方會在誦經、淨旗等儀式後，將此面頭旗綁在正殿左側的龍柱上。(何韋毅，2011)

三、貼香條

進香日期決定後，廟方開始準備前往繞境沿線貼香條。香條是一黃色紙條，比直式春聯略短，上面寫著「大甲鎮瀾宮天上聖母繞境進香擇○月○日起駕回鑾」並簡單載明經過的地點。



圖 03 · 香條

貼香條的用意是在通知繞境沿途的信徒們大甲媽祖將於何時經過此地，好讓信徒可以準備香案祭拜，凡是所有有停駕或是駐駕的宮廟都會貼上香條，如此對於參加繞境的人來說也有著指標作用。

四、起馬宴

起馬便是起駕的意思，在繞境啟程前，鎮瀾宮都會在繞境前三天擺案設宴，用以招待各陣頭服務隊伍、繞境工作人員以及地方人士。起馬宴後的三天，必須進行齋戒，因此起馬宴也有代替媽祖慰勞這些工作人員的用意，並代表廟方表達對所有參與者的謝意。(黃敦厚·洪瑩發，2008)

第二節：繞境的隊伍

媽祖繞境的隊伍其實相當講究，各種陣頭隊伍皆有其意旨，筆者就實地訪查後，較能給參與者印象的凝視對象作介紹。

一、報馬仔

報馬仔手持銅鑼、菸斗，肩扛紙傘，紙傘上掛著裝壽酒的酒壺、豬腳、韭菜等，各有象徵，壽酒象徵長壽，豬腳象徵知足，韭菜象徵長長久久。報馬仔的扮相會戴斗笠、粗圓眼鏡、捲起褲管一高一低，一腳穿草鞋，另一腳赤腳，代表人生百態。



圖 04 · 報馬仔

二、繡旗隊

繡旗隊是由成員手擲三角繡旗，旗上繡有吉祥圖案，主要的功能是壯大繞境隊伍的聲勢與排場，行進時成兩路縱隊依序而行，遇到宮廟或是陣頭時必須行禮。



圖 05 · 繡旗隊

大甲媽祖繞境的繡旗隊陣容相當龐大，但其實成員每年並不固定，成員除了領頭的男性之外，其餘均為女性。要參加繡旗隊者，元宵節時開放登記報名當年的繞境繡旗隊，而且根據筆者於繞境時的觀察，繡旗隊成員的年齡差距頗大，但大部分仍集中在五十至六十歲左右的婦女，根據筆者於繞境時與部分繡旗隊成員的訪談，許多的繡旗隊成員都是向大甲媽祖許了願，因而許諾以步行參加繡旗隊

的方式還願，這些祈求媽祖聆聽的願望，大部分是為了家人的健康、事業等等，筆者聽了一些向媽祖許願的理由之中，很少是為了自己。

三、福德彌勒團

筆者過去所見的遶境隊伍中，許多神炷陣頭都是由各廟宇的主神作為主角，大甲鎮瀾宮的一些陣頭卻並非如此，福德彌勒團即為一例。以福德彌勒團而言，福德顧名思義是為土地公，而彌勒一般則較罕見，福德彌勒團除土地公、玉女外，有三尊神偶—彌勒羅漢、達摩羅漢、古佛羅漢—彌勒羅漢方臉大耳，身穿綠衣，手持葫蘆，象徵「多福」；達摩羅漢濃眉黑眼，身穿黃衣，手持菸斗，象徵「多祿」；古佛羅漢蓄白長鬚，著粉紅衣，手持拂塵，象徵「多壽」(何韋毅，2011)，整體而言象徵福祿壽之意。



圖 06・福德彌勒團

四、太子團

太子團相信許多人並不陌生，近年來因為電音三太子的關係，使得太子團廣為人知。大甲鎮瀾宮太子團的成員為太子爺以及濟公兩尊神偶。太子爺身穿戰甲，背插五營帥旗，左手持乾坤環，右手持火堅槍，為表現其小孩形象，有時還會咬著奶嘴或是手指頭，流露出孩童的稚氣。而為何在太子團中會出現濟公這個角色，大部分的說法是因為太子爺是小孩子，難免調皮愛玩，因此需要一名長者來加以管束，因而在太子團之中增加了濟公來看管太子爺。濟公的造形慈眉善目，不修邊幅的形象也在神偶的服飾上略見一二。(何韋毅，2011)



圖 07 · 太子團

五、哨角隊

哨角隊是一一般在電視上鏡頭也頗多的一支隊伍。哨角隊成員手擲哨角，行進時整齊劃一兩邊排開，若聽到低沉的哨角聲也代表大甲媽祖的神轎已經接近了。除了預告轎班的來臨之外，凡是經過橋面、喪家、墓地時也會吹號，以呼喚兵將前來護衛主神。筆者前往參與遶境時，聽聞哨角隊的吹奏聲，覺得威風凜凜，相當莊嚴。



圖 08 · 哨角隊

六、莊儀團

莊儀團的神偶即是媽祖座前的兩位將軍：千里眼與順風耳。兩位將軍遊行時，千里眼走在前方，順風耳在後，千里眼將軍為藍綠色臉龐，著綠蟒褂；順風耳將軍為紅色臉龐，著紅蟒褂。這兩尊神偶比起前面的太子團、福德彌勒團的神

偶都要來的高大，行進時注重將軍的威風和氣勢，所以需要跨大步，擺動手部，展現其威風凜凜。(黃敦厚·洪瑩發，2008)



圖 09·莊儀團

七、執士隊

執士隊是繞境的儀仗隊，相當於古代皇帝出巡時的儀仗隊伍，主要有十二面彩牌與三十六支兵器，故又稱為「三十六執士」。彩牌在前方具有開路功能，兵器則有護駕的作用。由於媽祖在康熙二十三年冊封為「天后」，顧如同古代帝王出巡的規模，彩排上書寫肅靜、迴避、天上聖母、繞境進香、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等用詞，而兵器方面則由龍頭杵在前，鳳尾扇在後，中間夾有各式兵器，這些發法器平時擺放在廟中兩側，有其莊嚴感，繞境時也增加隊伍肅穆莊嚴的氛圍。



圖 10·執士隊

八、神轎班

神轎是神明繞境時的交通工具，也是整個繞境隊伍的壓軸，大甲鎮瀾宮的神

轎，外型就像是一座小廟，上有頂蓋，外頭披覆華麗的彩繡，轎身兩側繡有麒麟圖，後方繡有八卦圖，神轎門簾則繡有雙龍搶珠，正面上頭再掛上繡有大甲鎮瀾宮的八仙綵。神轎的頂端為雙龍拜塔，最上層再放置一頂兩儀八卦網，有避邪的作用，在最頂端的地方，放置一座俗稱五指山的金屬轎頂。(何韋毅，2011)筆者前往繞境觀察時，發現轎頂像蜜蜂觸角一般安設有兩支金屬鐵絲延伸的小燈，一問之下才發現，小燈一紅一藍，紅燈亮時代表繞境隊伍正在停駐休息，藍燈亮時則代表繞境隊伍正在行進，甚為有趣。

由於媽祖神格層級較高，在神轎的前方還會有會持涼傘者，給媽祖沿途遮陽歇涼，如同古代帝王出巡的華蓋一般。涼傘行進時以逆時針方向徐徐旋轉傘體，保護主神避免受到穢氣沾染。

神轎後方則有芭蕉扇兩支隨侍在側，也象徵媽祖天后的高貴神格。



圖 11 · 媽祖鑾轎

第四章：大甲媽祖遶境的觀光凝視

第一節：大甲媽祖遶境如何吸引參與者

每年大甲媽祖遶境之際，成千上萬的人們蜂擁而至，參與這場盛會。究竟一場盛大的大甲媽祖遶境如何被成就，大甲媽祖遶境的魅力何在，以下茲就幾個層面分述。

一、宗教信仰

台灣大概是全世界媽祖信仰最為興盛之處，台灣各地皆有其信眾，有名的媽祖廟也不少，但要有大規模遶境的媽祖廟則不多，筆者印象台灣較有名的長距離媽祖遶境活動有二，一為大甲媽祖遶境，一則為白沙屯媽祖遶境，其中又以大甲媽祖遶境規模最大，尚被 Discovery 探索頻道列為世界三大宗教活動之一。因此台灣各地的媽祖信徒，在農曆三月會受媽祖神威感召，前來參與大甲媽祖的遶境活動。

筆者在參與遶境的過程中，發現有的信徒從南部去、從宜蘭去，筆者加以詢問，得到的答案大部分是「大甲媽祖相當靈驗」的回應，因此，筆者認為媽祖的宗教信仰，是吸引信徒身分的參與者主要的因素。

二、儀式活動

宗教必定有儀式，而儀式的神祕感、參與感也能夠引人入勝，在大甲媽祖遶境的過程中，有許多儀式是能讓參與者參與的，儘管不是信徒，也能以「逗鬧熱」的心態參與，無形之中便不僅僅只是一場單純的宗教遶境儀式，透過實際的參與，熱鬧的氣氛，更有「嘉年華」的感覺跟體會。以下茲就筆者參與遶境的見聞活動作簡述。

(一)、倭轎底

倭轎底是一般民眾在媒體上最能看到的盛事之一，而不只是大甲媽祖遶境，在台灣大部分民間信仰的宗教盛事當中，許多都能夠倭轎底。大甲媽祖遶境的過程中，沿途常常可以看到許多信徒或參與者排著隊，趴跪在地上等待媽祖鑾轎從身上經過，這就是所謂的倭轎底。排隊倭轎底的過程中，通常是聽到一陣砲聲，知道神轎即將到來後，隨著前方的人一起趴跪，等帶神轎從上方經過。許多信徒相信透過倭轎底的儀式可以獲得媽祖的庇佑，一些長輩則認為小孩子倭轎底可以平安長大，而有趣的是如果家人無法一起來參加遶境，可以看見一些長者拿著幾

包家人的衣物，也跟隨著一起倭轎底，他們相信這些倭過轎底的衣物，取回給親友穿著也能獲得媽祖的加持保平安。



圖 12・倭轎底

(二)、搶取壓轎金

媽祖的鑾轎每停駕一間宮廟時，神轎必須暫時放下供信徒參拜，但由於神轎不能直接置放在地面，因此廟方會準備兩張木板凳，長凳上放著厚厚一疊金紙，神轎要停駕時，便壓在這疊厚厚的金紙上而不與地面或是長凳直接接觸，這便是壓轎金的由來。

而信徒相信凡是與媽祖鑾轎有關著器物都會有加持的作用，因此媽祖神轎直接停駐的壓轎金自然也不例外，在媽祖鑾轎起駕後，大家便爭相想要拿取壓轎金，信徒相信這是被媽祖加持過的平安符，有保平安、收驚治病的效果，若是幸運拿到了壓轎金，能夠帶回家好好保存，筆者詢問繞境現場的工作人員壓轎金除了當平安符還有何作用，工作人員表示若育到難事無法前往鎮瀾宮相求，可以在家中焚三柱清香，乎請大甲媽祖降臨，向媽祖祈求自己的願望，最後將壓轎金焚化即可，如此一來，壓轎金等同於媽祖的分身，難怪有許多信徒及參與者會爭相拿取。筆者在參加遶境時，媽祖鑾駕停駕彰化國聖里永安宮時，也參與了拿取壓轎金的活動，場面真的相當的熱烈，甚至參與者都有些激動，深怕搶不到壓轎金賜的，據筆者詢問一旁的參與者，以往壓轎金在發送時是按照原來金紙的包裝，一疊一疊發送，而如今的參加者相當眾多，為了讓更多參與者能拿到壓轎金，在發送時已不再一疊一疊發送，而是一人分送數張，筆者幸運拿到一份，也算是過過癮了。



圖 13 · 筆者取得的壓轎金

三、陣頭之美

宗教活動的文化性表現在許多方面，宗轎陣頭更是這幾年來被熱烈討論的，大甲媽祖繞境的隊伍中有著許多陣頭。筆者在參與繞境前，最有印象的繞境是羅東的三月出三大拜拜，陣頭內容有許多大神炷、神將團，故筆者對於陣頭的印象僅只於此，筆者當時認為以大甲鎮瀾宮的繞境規模之大，除了許多的大神炷外，一定還有許多奇特的陣頭演出。

在參與繞境演出之後，發現不太一樣，大甲媽祖繞境的陣頭，不若羅東三月初三大拜拜有許多大神炷，大神炷僅有莊儀團的千里眼與順風耳，然而卻有許多其他特別的陣頭隊伍，如彌勒團、繡旗隊、執士隊、哨角隊等，雖然這些隊伍不若大神炷能表現出工藝之美、武藝之美，但卻多了「人」的成分在裡頭，而這些隊伍許多是為還願而來，更增添了宗教教化的意義，若參與者能夠去體察這些內涵，相較於有形的陣頭藝陣，這隊伍中隱含的無形價值，或許更為吸引人。

第二節：參與大甲媽祖繞境的準備

筆者去年參與大甲媽祖繞境，是以體驗的心態前往，是故並未做太多的事前準備，而在參與觀察中，發現有許多東西是參與者所必備，亦即欲參加這場文化的展演活動，應該要做些準備，以下就此部分簡述之。

一、進香旗

繞境途中，無論是成群或是獨自行走的信徒，幾乎可以發現人手一支五彩繽紛的刺繡小旗幟，在旗頭上還繫有鈴鐺，相當搶眼。這便是所謂的進香旗，筆者詢問之下發現這是每位繞境信徒必備之物，在元宵節過後到繞境這段期間，大甲鎮瀾宮附近的商家都會販售。

進香旗上可以寫上持有者的地址、姓名，繞境前夕信徒得帶著近香期到大甲鎮瀾宮向媽祖稟報今年將隨媽祖一起繞境，居說這樣媽祖在繞境期間會護佑參與者，因此有人說這就向媽祖派給信徒的護身符。(何韋毅，2011)



圖 14・綁滿符令的進香旗

在繞境過程中，去程必須將進香旗敞開帶在身上，沿途經過停駕的宮廟時，需帶著進香旗入內參拜、過爐，然後請廟方人員蓋上大印，並索取該廟的符令綁在進香旗上，如此便得到沿途神明的護佑，帶走至新港奉天宮時，身上的進香旗早已綁滿了黃色符令。回程時則必須將進香旗捲起收好，象徵將媽祖的靈氣收存起來，回到家再將旗幟放在潔淨處。

筆者前往參與繞境時並未準備進香旗，筆者認為到宮廟蓋章有著朝聖的意含，如西班牙聖地牙哥朝聖路、日本京都的西國三十三所觀音巡禮，乃至於現在許多觀光護照的設計，都是這樣的概念。正當筆者遺憾在過程中無法參與到此一活動的同時，發現在繞境途中的便利商店，提供了「繞境護照」這樣的手冊，參與者一樣可以持護照到各宮廟蓋章，當然，他的宗教意涵便不若進香旗來的強烈。

二、菜籃車

九天八夜並非是個短程旅途，因此筆者觀察許多信徒的標準裝備是一只蔡藍車，內部裝著睡袋、簡單的衣物、毛巾、雨具、飲水等等。信徒邊走邊拉著車、擲著進香旗，幾乎是標準配備。

每遇停駕宮廟時，菜籃車還可充當椅子，略作休息，相當有趣。



圖 15 · 菜籃車

第三節：大甲媽祖繞境的後勤體系

九天八夜的過程中，信徒的食衣住行起居都要跟隨媽祖鑾轎，因此在此過程中也發展出許多支援體系。

一、休息車

媽祖繞境每天駐駕的宮廟幾乎是跨縣市的，每天要徒步行走的路程很長，而隔天凌晨便要起駕，能休息的時間並不多，因此在徒步過程中精神體力是一大考驗。在此背景下遍發展出休息車的支援體系，鎮瀾宮或是其他宮廟會贊助篷車，後方空間有座位、棉被，休息車會在隨行在繞境隊伍之間，前前後後開動，若信徒走累了，只要向工作人員招呼一聲，隨時可以上車小睡片刻，休息完畢後在下車繼續行走，筆者發現這真是一項貼心的設計，也可以讓許多老人家在繞境過程獲得一定程度的休息。



圖 16 · 休息車

二、沐浴車

繞境隊伍駐駕的宮廟，每天都會有一台隨行的沐浴車，廟方用貨櫃車改裝而成，有數間浴室，相當特別。可以提供香客冷熱水，據工作人員的說法，甚只有提供浴巾、沐浴乳等。在九天八夜的繞境過程中，能夠沐浴更衣，也算是相當難得。



圖 17·沐浴車

三、宅配服務

參與繞境的人在九天八夜過程中著實無法在休息之餘還能清潔自己的隨行衣物，筆者發現就有宅配業者提供服務。有宅配業者提供免費將衣物寄回家的服務，讓參加者的隨行行李可以愈來愈輕便，這也算是媽祖繞境後勤支援的一部分。



圖 18·宅配服務

四、飲食供給

繞境途中的飲食供給，是最讓筆者感到印象深刻之處。筆者雖非以信徒身分參與，但沿途卻吃了不少美食，若非是信徒者，著實也是一場美食之旅了。在繞境的途中，沿途都有信徒會提供飲食，去程提供素食，回程提供葷食，沿途信眾會主動將食物分送給參與繞境者，非常特殊。



圖 19 • 信徒沿途分送食物

這些信徒提供的食物包羅萬象，有粽子、油飯、粿類、飲料、水果、自助餐等等。甚至有些信徒每年固定在幾個地點提供固定的餐飲，成為了參加者每年期待的美食小站，如沙鹿玉皇殿的早餐、彰化永安宮的春捲、彰化茄苳王公廟的水果、彩鳳庵的自助餐、溪州后天宮的水煮玉米、西螺大橋的飯糰、虎尾擇元堂的包子、元長無極聖殿的粽子、虎尾天后宮的炸雞、西螺朝興宮的控肉飯、埤頭合興宮的米苔目與炒麵、彰化彰山宮的鹹菜鴨……等等。(何韋毅，2011)



圖 20 • 隊伍中奉茶的信徒

筆者在參與的過程中也被這些主動奉獻食物的信徒熱情招待，在永安宮吃到

了春捲，在彩鳳庵吃到了自助餐，其間更有許多信徒熱情的招待，筆者發現，這些提供招待得信眾，認為自己因為無法一起隨媽祖繞境前往新港，無法身體力行媽祖前往，只好以提供服務的形式來奉獻自己的力量，象徵自己也為繞境盡了心力。

第五章：觀光與朝聖

第一節：參與者的社群互動

筆者參與繞境過程觀察了其他的參與者，也有機會與一些繞境者交談，如繡旗隊的媽媽們。他們告訴筆者，或是家中有家人生病而祈求家人者，因而來還願；有些是祈求孩子學業進步等等，筆者發現每一位繡旗隊成員的背後，基乎就是一個故事。這些參與者的年紀或者較長，但其祈求行為的目的，都是為了家庭。

在繞境隊伍中，筆者也發現有許多年輕人。有的大學生是因為心情不好，前來體驗繞境，讓自己的心情沉澱；有些則認為參加繞境是一件很熱血的事情，感覺就像壯遊一般。也有人是因為失業了，找不到人生的方向，心情混亂，來參加繞境後讓他心情平靜，繞境的九天之中他可以什麼都不想，十分平靜，來過一次之後，就年年來了。

參與者透過繞境的過程，彼此雖不熟識，卻因為一同參與繞境找到了共通的點，作為社群互動的基礎。在此而言，原本筆者是以觀察的姿態參與活動，是要凝視這些隊伍、信徒，而在筆者參與的同時，卻也融入了這整個群體當中，無法自外其中，反而成為了被其他觀察者凝視的對象。

如何得知自己已然成為了繞境成員中的一員，不僅僅是自己走隊伍之中，而是當筆者索取了一本繞境護照開始到各個宮廟蓋章的同時，一方面覺得這是一件有趣的活動，一方面當筆者前往宮廟時也遵禮朝拜，將自己的信仰融入其中的同時，筆者似乎也逐漸的成為了信徒。



圖 20・筆者的繞境護照

第二節：從觀光者成為信徒

筆者參與繞境過後，有著深刻的體會，有種明年還想持續參與的動力。這樣的動力來自於許多面向：

一、宗教感染力

宗教確實有感染力，除了神蹟之外，大甲鎮瀾宮或許試圖透過許多方面傳達這樣的訊息，音樂便是其中一環。

大甲媽祖有著自己特屬的媽祖聖歌、天上聖母頌，這兩首歌曲詞意簡單，但旋律、節奏卻充滿神聖性，或低沉如梵唄莊嚴、或輕快顯現光明面，筆者過去雖不曾禮拜大甲媽祖或受其神蹟感召，但聽聞這些音樂，卻也有肅然起敬之心。

跟隨繞境隊伍，參與者會不由自主神聖起來，會想要跟隨其他的信徒一起倭轎底，遵循該有的禮儀、認同進香旗的神聖性、虔誠地拿取壓轎金，更想要近距離的接觸媽祖鑾轎，在這些過程中，自己已經進入了這個信仰的領域之中。

二、信徒的感染力

信徒才是繞境的主體，筆者在與其他參與者的互動中，理解到媽祖正是有這些參與者才能是媽祖，這些畫面在商業化的鏡頭當中無法被捕捉，這群陪媽祖默默走路的人，有人拿繡旗、有人扛鑾轎、有人隨香步行，有人提供免費餐飲、住宿，這群人的身分不一，有男有女，來自各行各業，這些人便是廣大的媽祖信仰的信徒，他們基於不同的理由前來參加繞境，所呈現的是對於媽祖信仰最虔誠的一面。



圖 21 · 虔誠的信徒

參加完一日的繞境體驗後，筆者從一個觀察者感覺到自己似乎也逐漸認同媽祖繞境這個活動，但卻又無法確認自己是否真正的成為了媽祖最虔誠的信徒，這樣的過程與轉換，筆者認為類似於 Victor Turner 以轉換中的「中介迷離 (liminality)」的狀態。筆者認為參與繞境許多活動的同時，筆者已然有中介迷離的體會，呈現一種既不在此也不在彼的狀態，一方面筆者尚無法稱為言必稱聖母的虔誠信徒，一方面卻也無法否認自己對於大甲媽祖及其繞境行動的尊敬。筆者認為存在這樣狀態的關鍵應當在於筆者的認同，並且經由儀式化的處理，例如筆者開始跟隨信徒進行每間宮廟的蓋章、索取符令，跟隨信徒倭轎底，跟隨信徒拿取壓轎金等等，這些活動都能被視為一種儀式，筆者進行這些儀式的原因並不僅是為了參與體驗，而在活動過後，這些壓轎金、符令、護身符皆仍保存良好，沒有隨意的丟棄，某種程度應當也表現了筆者的認同感。

Milton Singer 將儀式和劇場都視為「文化展演」，而 Victor Turner 認為二者之間還是有一些區隔。以筆者對於大甲媽祖繞境的過程而言，筆者認為兩者同時兼具，虔誠的信徒執行儀式的過程中，並不會認為自己是在進行劇場式的演出，而參與者列於其中，則參與了這場展演的演出，只是心理狀態的不同。

第四章：結論

一、觀光凝視的對象

透過參與大甲媽祖遶境，讓參與者能夠理解到自己能夠觀察凝視的對象有哪些，以筆者經驗而言，包含了大甲媽祖遶境從準備工作到實質遶境的所有隊伍，從筊筓典禮到起駕回鑾，無形的典禮、陣頭隊伍的展現，或是有形的神轎、器物等等，都成為觀察者凝視的對象。

另一方面，人也是重要的凝視對象。信徒在遶境是主體，也因為有這些大量的信徒存在，大甲媽祖遶境也才得以被彰顯，有人是為了還願而來，有人則是做為壯遊，有人將之視為自己沉澱思考的心靈旅程，許多人透過這個活動來開拓視野與自我省思。這些擁有不同目的參加者是凝視的對象，背後的故事則也呈現出不同的豐富性。

二、心理狀態的改變

信徒之間的社群交流容易感動他者，原本自身於外的參與者，不僅是「跟隨移動」，而是心甘情願「跟隨著做」，這樣的跟隨不僅僅是模仿他人，而是起因於參與者心理狀態的認同，這樣的認同感來自於對於遶境過程所有儀式與活動，透過這些儀式與活動，讓自己呈現了「中介迷離」的轉換區，若心理狀態不斷被增強，則可能重塑心理狀態而真正的成為虔誠的信徒。如同前述的說明，這樣的轉換來自於遶境的隊伍、儀式、活動這些過程中的所有細項，參與者一旦進入這些展演內容，則可能會有中介迷離的轉換。

參考資料

黃敦厚·洪瑩發

2008，《臺灣瘋媽祖—大甲媽祖繞境進香》。臺北：博揚文化。

何韋毅

2011，《來去大甲媽祖繞境：跟著媽祖，愛呷、愛跟、愛玩一路知透透！》。臺北：臉譜出版。